

最忆南沙是“礁联”

■梁庆才

那副“绝对”，就在永暑礁。

那方用“三防”大棚从大海嘴里抢出来的绿色，当时不过一亩三分，在南沙却尤为珍贵。而它的魂魄，都凝在入口处那副著名的上联里：“无土运土无菜种菜，无中生有。”时任政委张万华出此上联时，眼前是战士们从大陆一袋袋背来的红土、黑土和黄土，是无数次育苗失败后终于破土的嫩芽。这12个字，是一部创业史，有着从咸湿岁月里熬出的盐晶。

我曾目睹他们对下联的那个夜晚。礁堡阅览室里，灯光昏黄。几个战士伏在案前，纸页被海风掀得哗哗响。一个江西籍的小战士写下“有苦咽苦有难克难，有口皆碑”，随后又摇摇头，将纸揉成了团。另一个河北老兵沉吟半晌，写下“缺风借风缺雨求雨，缺处成圆”，众人默然。横批早已定下，是一个庄重的“园”字。这“园”是菜园，是家园，是他们辟出的、带着植物呼吸与泥土腥气的一方园地。可下联却始终悬着，像一颗等待落子的棋、一支引而不发的箭。后来我懂了，一如我最早在东门礁看到的那副未完成的“水”联，这“未完成”，本身就是另一种完成——他们在用青春和热血，对着苍茫大海，一字一句地实践着那亘古的忠诚。

赤瓜礁最早的对联，远在第三代高脚屋建起来之前。它们被镌刻在主权碑的基座上，需蹲下身，拂去细沙才得见全貌。“浪打礁盘礁盘稳，风吹旗升旗更红”。字是阴刻，填着鲜红的漆，经日晒雨淋，那红已沁入石骨。守礁班长告诉我，每有大风浪过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提着红漆，去描摹这些字。“字在，魂就在。”他说得平淡，我却在那个黄昏，看见整个礁盘被夕阳浸透，如一块正在冷却的、巨大的烙铁，而那些红字，是烙铁上最炽烈的铭文。

永暑礁饭堂的对联，则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莫嫌礁小每礁关联三百万；毋觉失大所失皆为二亿家”，横批“功在千秋”。炊事班班长老王，能在这对联下，用有限食材变出“四菜一汤”。有一次，补给因台风延误，礁上几乎断粮。他用最后一点的面粉和罐头鱼，做了“沧海鱼酥饼”。开饭前，他领着大家把这副联又念了一遍，他说，“三百万”意指约300

万平方公里的主管辖海域，“二亿家”是指两亿个中华家庭。那一餐，无人言语，咀嚼声里，有比涛声更沉重的东西在回荡。

永暑礁最长的一副联，刻在最高的房柱上，需仰视。上联为：“烙下一身古铜，纳民族大业，审万里烟波，潮涨潮落，皆入英雄怀抱。”下联是：“铸就一副铁骨，担祖国重任，看千年云海，日出日落，尽收战士眼帘。”横批仅一字：“家。”字刻在切割焊接的钢板上，在海天背景前，显得格外温暖。哨兵小赵，18岁，最爱在黄昏时倚着这“家”字远眺。他说，从这里望出去的每一片云，最终都会飘向大陆的方向。“看云，就像给家里写信。”他的睫毛上，凝结着南沙永不消散的、咸湿的雾气。

还有那些散落在各礁石缝、泻湖边角的“小联”，是战士们随手刻下的心迹：“一口天雨水，半是故乡河”——刻在接雨的水桶边；“星垂礁盘阔，月涌弹舱寒”——刻在弹药箱的侧面；甚至有一处背风的珊瑚石上，浅浅地刻着：“昨夜梦归处，妻笑灯花爆”……

17次往返，我像一个在石头上拓碑的人。每一次触碰，都感觉那些字迹不是用墨，而是用别的东西“蚀刻”上去的——是烈日，是盐晶，是思念，是年复一年日光的抛洒，是胸膛里的热血无数次冲刷出的痕迹。

记得最后离礁那日，永暑礁的战友列队送行。一位被南沙的风浪雕刻了半生的老守礁人，用力握了握我的手，什么也没说。他的掌纹深如礁石上的裂缝，藏着所有未尽的言语。

如今，南沙已经发生巨变，我也离开了海疆。我或许再也登不上南沙的岛礁，但南沙的那些联，那些横的竖的、大的小的、豪迈的温存的字句，却始终矗立着，在我身后的蓝色疆土上，连绵成一道看不见的、用青春与生命垒就的——石质长城。

它们不只是对联。它们是蓝海疆域上，一代代守礁人用生命押下的、最庄严的韵脚。风或许会模糊油漆，浪或许会侵蚀刻痕，但有些东西，一旦把这样的海、这样的人、这样的岁月书写过，便再也不会褪色。

那是一种比珊瑚礁更缓慢，也更永恒的生长。

红色足迹

福建龙岩，梅花山腹地，有一处古建筑。据史料记载，该建筑始建于1848年，是清代一廖姓家族的宗祠。1929年，是一个隆冬，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在这里召开第9次党代会，史称古田会议。从此，这座古老建筑与古田会议一起，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隆冬时节，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古田会议旧址。迈过木门檻，一脚踩地，像踏进了9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其中的陈设仍保持着当年开会时的情景，墙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横幅会标和中国共产党党旗，以及马克思、列宁石印画像。

也是这样一个冬天，闽西的风寒刺骨，可这间小小的厅堂里却热气蒸腾。长凳上，坐满了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红军各级党代表。他们都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从生死一线的征途匆匆赶来的，他们的眼神是复杂的：迷茫焦灼中，有寻求真理的渴望与坚定。

那是中国革命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12月28日至29日，漫天飞雪。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齐聚于此。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可9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似乎就在昨天。我无

古田寻根

■陈汉忠

从考证当年开会时与会者是怎样的激情满怀，我也无从得知决议通过后代表们离开会场时的心情。但有一点无须考证，那就是这支队伍经过90多年的风风雨雨，那面曾经布满了弹孔的军旗依然鲜红。

漫步在古田会议旧址，红四军司令部旧址中兴堂、红四军政治部旧址松南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中国画，局部）

邓益敏作

染坊

■张柏苇 蔡星祁

剩下竹竿搅动染缸的声音，咕嘟咕嘟，像在叹息。

后半夜，染坊里热气蒸腾。石永顺把三分之一的靛蓝倒进大锅，加水，加石灰，文火慢熬。这不是染布，是在“废料”——按老辈传下来的说法，靛蓝熬过头了，颜色就死了。熬废的靛蓝，呈暗绿色，只能染最次的粗麻布，卖不上价。水生看着心疼：“师父，好好的料……”“好料才要熬。”石永顺盯着锅里的变化，“明天他们来查，看见的都是废料，就不会惦记了。”

“那剩下的呢？”石永顺指了指墙角那口老酸菜缸：“挪开。”

缸底是活的。掀开木板，下面是个地窖，不大，但够深。两人把剩下的陶罐一个传下去，封好，盖上木板，再把酸菜缸挪回原位。

第二天上午，李办事员果然带着两个人来了。一个账房先生，一个扛着枪的伪军。他们把作坊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连灶膛里的灰都扒开看了。账房先生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废靛蓝，约15斤。”又看看其他几个罐子，“朱砂3斤，明矾5斤，成色一般。”

清点完毕，李办事员让石永顺在册子上按手印：“往后每月初一，凭这个册子去物资所领料。用多少，领多少，不得私藏。”

人走了，水生瘫坐在染缸边。“师父，每月就领那么点儿，够干什么？”“够干该干的。”石永顺洗了手，重新生火。

管制后的第一个月，石记染坊接的活少了三成。镇上百姓做新衣，要染深蓝、藏青、靛青，这些颜色吃料最深。石永顺推掉了大半，只接些染浅色、小件的活计。

但有些活，他推不掉。

10月的一个雨夜，有人敲后门。三

长两短，停了，又是两短三长。石永顺让水生去开门，自己守在门后。

进来的是个中年人，穿蓑衣戴斗笠，雨水顺着衣角往下淌。他没说话，从怀里掏出块白布，展开，上面用炭笔画着些图案——是些山形、水纹、道路的简图。

石永顺接过布，对着灯看了看，点头问：“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3天后，老地方。”那人走了，像从没来过。石永顺把布收好，下到地窖，取出半罐靛蓝。这不是染衣料的染法，是染地图的染法——要把炭笔的痕迹盖掉，又要让图案在特定角度下还能显现。这手艺，是他太爷爷辈传下来的，原本是染戏服上的暗纹，如今有了新用途。

3天后，那块布变成了一幅“山水图”。表面看是寻常的墨染山水，但对着光调整角度，那些山形水纹就浮现出来，成了一幅地图。

开春后，管制更严了，连染布用的柴火都要登记，说是防止“私自开灶”。石永顺的染坊开工时间越来越短。但他总在深夜，在地窖里，点一盏小灯，染一些不登记的布。

4月里一个清晨，水生从外面回来，低声说：“师父，听说山里的队伍打了胜仗，端了个炮楼。”

石永顺正在收拾染缸，闻言顿了顿：“嗯。”

“还说咱们染的布，派上了用场。”石永顺没接话，只把染缸刷得更用力些。水声哗哗，冲走了残余的蓝色，流进阴沟，汇入镇外的小河。河水带着那淡淡的蓝，流向远方，流进春天返青的田野，流进这片土地深深的脉络。

风吹过染坊，满院的布匹哗哗啦啦，像在诉说，又像在歌唱。唱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关于蓝，关于布，关于那些染在时光里永不褪色的念想。

情感兵站

军旅生涯30余年，我17次航经南沙，最多的一年，有3次。

第17次穿越北纬9度线时，我看见南沙永暑礁的灯塔光柱如一把银色刻刀，正在深蓝天幕上缓缓镌刻。那光柱划过之处，仿佛有铁画银钩的笔画隐隐浮现——是了，又是那些对联。它们从我记忆的深海里浮起，带着珊瑚骨骼的质感，咯得我心头发疼，眼眶发烫。

南沙无土，这是常识。可南沙的礁堡上，却“长”满了文字。

第一次在东门礁高脚屋的钢架楼梯旁，瞥见那漆在褪色绿木板上的句子，我便走不动了。那是用罐头油漆写的，蓝字已发白，却筋骨铮铮：“守中礁，想中心，缺水中心，心中有水”。这是一副缺失的对联，上联四处“中”，两处“水”。那年我与东门礁官兵同住70余日夜，才嚼出这“水”字的千钧重量。这里的水，是定量配给、掺着咸味的“饮用水”；是台风季装满一桶便如获至宝的“天降水”；更是每逢十五，一群拥挤在卫星电话旁，听到千里之外亲人的声音时，眼角那不敢落下的“心中水”。副礁长小李是个山东汉子，收到妻子分娩的消息时，正是淡水最紧缺的日子。他把自己那份水匀出一些，浇在礁堡角落一株从大陆带来的太阳花苗上，说：“让孩子喝点‘家乡水’，长得结实。”那花竟真活了，开出一朵瘦小的金黄色花朵，像一枚钉在海天之间、倔强的图钉。

美济礁的联，则刻在早期守礁人板房那扇被盐蚀得斑驳的铁门上。“身居珊瑚礁，心系中南海”。字是凿进去的，很深。夜里海风呼啸，我用指尖触摸那凹凸的笔画，竟觉得微温。老陈是在这里守了好几期的老兵，手指关节粗大如礁石。他指给我看门楣内侧，那里面有极小的、用铁钉划出的一行：“风梳头，浪洗脸，钢枪作伴；礁为家，海当田，星月点灯。”他说，这是第一代守礁人留下的，后来的人便顺着这“田”字想开去——于是有了后来的菜园，有了那副惊动了整个南沙的“绝对”。

精短小说

1943年秋，龙山镇东头的石记染坊，天不亮就飘出了染布的气味。

石永顺手里握着长竹竿，把最后一批白布浸进染缸，缓慢搅动。这活计讲究火候，多一分则色沉，少一分则色浮。做了30年，他的眼睛就是尺，手臂就是秤。

坊门被推开，带进一阵凉风。来的是镇公所的李办事员。他夹着个公文包，脸上挂着程式化的笑。“石师傅，忙着呢？”

石永顺没停手：“李办事，有事？”

“还是那个事。”李办事员走到染缸边，“维持会下了新通知，从下月起，镇上所有染坊的靛蓝、朱砂、明矾，统归物资管制所调配。您这儿的存货，得登记造册。”石永顺的手顿了顿：“怎么登记法？”“就是清点。”李办事员从包里掏出本册子，“有多少斤两，什么成色，都得写明白。往后用料，得打报告申请，批了才能用。”

“那要是批呢？”

“不批就不能用。”李办事员笑容淡了些，“石师傅，这是战时管制，为了杜绝物资流入非法渠道。您明白的。”

明白，怎么不明白。所谓“非法渠道”，指的是山里的队伍。去年冬天，镇外几个村的百姓往山里送棉衣。灰蓝土布，就是镇上这几家染坊染的。后来不知怎么走漏风声，维持会查了一个月，最后不了了之，但种子已经埋下了。石永顺继续搅动染缸：“我这儿存货不多，就缸里这些。”

“不止吧。”李办事员环顾作坊，“明天上午，我带人来清点。石师傅，您提前准备准备。”

石永顺没说话。人走了，染坊里只

正绽放在每一片格桑花瓣上比红旗更鲜艳，比誓言更真切

我举起手机想截取这片蔚蓝却发现镜头里每缕风都映着他们的容颜

风再次拂过我的衣襟带着青草与时光的重量原来他们从未远去藏在花影间，藏在叶片上的闪光里藏在孩童奔跑时扬起的笑脸

今日我站在这里，把故事说与风听风会将它带向更远的草甸带给每一个赴约的人所有被铭记的牺牲都化作永恒的新生

土地的尊严

■雪 墨

你广袤、沉默承载山川的骨骼，河流的脉络承载戈壁的荒芜，草原的苍莽你吞吐四季——将金黄的稻浪与麦田翻译成滚烫的方言

你记得陶纹里的祷祝甲骨灼烧的焦渴史诗在你身上卷起又铺开

像一道无法愈合的创面

向下扎根，沉淀智慧这里奔涌着一脉沉浮数千年的过往你收纳硝烟里的焦土埋葬那永不屈服的铁骨也托举炊烟写成的信笺与灯火缝补的团圆

耕者向你弯下背脊诗人为你昂起头颅——贫瘠与丰饶，都是你掌中颠簸的船

土地的尊严，是承载当战士含泪，将你揉成一抔故土，装入行囊你便在他乡的月下化作整片可供思念的故乡



长征

第6644期